

被埋3天的孩子:叔叔,我想睡觉

5月15日 北川 晴

今天14点28分距大地震发生整整72小时。因此,今天被救援队员们形容为“最关键的一天”。的确,今天是被埋在瓦砾下的群众生死攸关的一天,正因为如此,江苏地震救援队的消防战士们分秒必争,展开了和死神的赛跑。



江苏战士在什邡荃华镇一处倒塌的厂房上施救 快报特派记者 决波 摄

被埋的孩子:“叔叔,我想睡觉”

昨天日记里提到的那个被困男子已于昨晚9点被救出,他是昨天被江苏地震救援队救出的第11个人。今天,战士们又救出了5人。

从进入北川以来,江苏救援队的战士们只休息了4个小时——他们从昨天下午一直忙碌到今天清晨6点,在帐篷里睡到上午10点钟就再次投入了救援战斗。

见到江苏消防总队战训处副处长王士军时,他满脸疲惫,眼里布满血丝。说起昨天夜里的一次救援,这个汉子几度落泪。

“半夜接到老乡的消息,说一个幼儿园里有几个孩子还活着。我带着战士跑了过去。那是一个整体倒塌的房屋,废墟上只有房顶了,我在缝隙中找到了孩子们的声音。先是一个声音稚嫩的小男孩:‘叔叔,你快来救我。’另一个孩子在黑暗中说:‘叔叔,我能到我外婆家去吗?’”

王士军的孩子也在上幼儿园,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:“可以,等叔叔把你救出来,就可以去了。”

他一边哭,一边和孩子门对话,一边和战友们拼命挖土。终于,他们摸到了一个

男孩。把孩子往外拉的时候,他突然说话了:“叔叔,不要拉了,我很疼,我要睡觉了。”

王士军知道,这时候孩子睡着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。他忍不住哭出了声:“千万不能睡!不要睡!马上出来再睡!”孩子没有搭话。废墟里的另外一个孩子说:“叔叔,你让他睡吧,他两天没睡了。”

王士军眼眶又红了:“这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几句话。”

孩子的左腿被一个横梁死死卡住,医护人员仔细检查后发现,由于被困时间太长,孩子的腿已经保不住了,决定现场实施截肢。“孩子的左腿被截去了,但终究他还是被救了出来。”

王士军没能等到另外三个孩子救出来,就被派往其他救援现场。他们的命运不得而知。

听着呼救声哭了一夜

经过一个小时的行军后,我们进入了北川新城区。这里主要由一些政府机关办公楼、少许商业场所和一些住宅楼组成,但偌大的城区只有七八幢变形倾斜的楼房撑着。

在这儿,我遇到了卢光伟,他是北川交通局原副局长,现任绵阳市交通局运管

处处长。他的8个亲人在地震中失踪。他在12日地震发生当天夜里就赶到北川新城区,找了三天,还没有发现一个亲人的下落。

见到老卢时,他守在自己曾任职的北川交通局大楼前,这幢5层楼没有倒,但严重变形,1层陷入地下,2层现在变成了一层。

“我守在这儿,一方面要找亲人,一方面为救援队指路,这幢楼是我在这儿工作时建的,我对里面非常了解,”他指着楼对我说。

两天以来,老卢一直在新城区的废墟里转,昨天夜里他也守在新城区,到了夜晚,救援人员因没有照明陆续撤出,设备也停止了轰鸣,寂静得让人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“昨天夜里,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,慢慢地,我听到了四周响起了微弱的呼救声,我慢慢四处寻找,有老人,也有小孩,有男的,也有妇女,我只能努力记下声音发出来的方位好提供给救援人员,没有其他办法。然后,我坐在地上哭,哭了一夜。”

端坐在办公室前的大学

江苏的战士们一到,老卢就向他们提供信息,但战士们用生命探测仪在其中的

一堆废墟里仔细搜寻了半个小时后,没有发现任何生命存在的信息,只得放弃。

在北川交通局楼里,战士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幸存者,他是在交通局实习的大学生。这个身高1米8的帅气男生仍然保持着地震发生前的姿势,端坐在办公桌前,但他的下半身被卡住,动弹不得。废墟里很暗,无法判断里面的结构,贸然施救风险很大。战士们送进去一个数码相机,让手可以活动的男生拍几张废墟内部的照片,战士们再根据照片分析救援方案。

这时,一次强烈的余震袭来,楼上的砖石往下直掉,旁边一幢已呈60度角倾斜的房子开始剧烈抖动,战士们不得不后撤。

“这儿的人很纯朴,很善良,老天无眼,怎么给我们这样的劫难!”老卢流着泪,突然吼了一声。

在余震结束后,消防战士准备施救。这时是15:50,我决定随几名战士返回老城区,新的任务在等着他们。

到了老城区的医疗点时,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,渐渐暗下的天空衬着县城背后巨大的山体,显得非常雄伟,我在想,四天前的这个时候,北川一定是静谧而优雅的。

快报特派记者 朱俊骏 发自北川灾区

72小时,生命仍在延续

江苏南京消防地震救援队于前晚8点左右进入什邡市荃(yin)华镇。由于路况非常糟糕,车辆无法通行,徒步半个小时进入荃华镇。镇里漆黑一片,仍处于断电状态。战士们用携带的发电机发电照明,但现场情况不明,无法展开救援。

昨天早上7时,救援队开拔到荃华镇的荃峰化工厂。工厂宿舍楼全面倒塌,车间厂房也只剩下一些钢筋骨架立在那里。地震发生时,大部分工人及时撤出,而在工厂宿舍休息的100多人被埋在了倒塌的楼房下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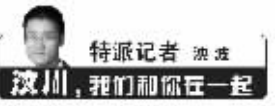
搜救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发现一名被困人员时,距离地

震发生已经有72个小时了。

救援人员利用救援工具在被困人员附近打出一条通道,并利用扩张器、液压剪等特种破拆工具一点一点地向被困人员推进。

15点05分,被困72个半小时的男子——田小兵终于被救出。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,他们纷纷鼓掌互相鼓励,一名在此采访的外国记者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欢呼鼓掌。

通讯员 王伟
快报特派记者 决波
发于什邡灾区



特派记者 决波
汶川,我们和你在一起



田小兵救出来了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



走稳点
新华社
记者 姜帆 摄

靠一罐糖和相互鼓励,她和丈夫苦撑3天

脱险女医生一跃而起救伤员

见到谢守菊时,她在临时医疗点忙碌地救治伤员。几分钟前,她还被压在废墟下面,此时她的老公依然没有获救。她说:“我是医生,没受伤,能救别的人。”

30岁的谢守菊是北川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,地震发生时,她和丈夫在家中午睡。

“地震发生时,房间抖得非常厉害,我本能的反应是起身,但站不稳,跌坐在地上,晃动中我滚到了沙发后面,”她告诉记者,几乎是一

瞬间,伴随着巨大轰鸣声,家里一片漆黑,瓦砾四散,灰尘满屋。

清醒过来后,谢守菊发现自己没有受伤,沙发撑起的空间足够她栖身,她在黑暗中呼喊着丈夫,丈夫也清醒着。

丈夫说,他好像也没有受伤,但被重物压住没法动弹。

谢守菊坚信救援的人很快就会到,她和丈夫互相鼓励,一定要撑下去。在适应了黑暗后,她发现不远处的柜子上有一罐糖,她努力几次后终于够到了,这罐糖在三

天里维持了她和丈夫足够的营养。

便,以备在需要时喝下补充水分。但事实上,三天来,她并没有喝它,硬忍着撑到了获救。

“我们也绝望过。”她告诉记者,第一天的时候,她和老公互相安慰,两人都非常镇静。

“但到了第二天,我们的身体因为没有办法舒展,开始麻木,一大早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声和机器声,我们开始呼救,但是没有人能听到。这时候,我们开始害怕了,喊一整天没人应,我们有点绝望。”

谢守菊和丈夫决定运用“策略”,听到附近有人时,由一人大声呼救,另一人保存体力。“我老公喊累了,就换我喊,但是喊了两天,都没人听到,我们也越来越害

怕,担心会死在这儿。”

昨天早上,江苏地震救援队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呼救。战士们在上午将谢守菊救出。

让战士们惊讶的是,谢守菊被救出后,几乎是一跃而起自己走了起来。因为她并没有受伤,而且有糖补充体力,精神状态和体力都和常人没有太大区别。

救援人员坚持让她躺上担架,但遭到了拒绝:“我没事,我老公在里面,请你们把他救出来,我是个医生,我可以帮你们的忙。”

说完,谢守菊迅速来到了救援人员的临时医疗点,拿起了绷带加入了救援队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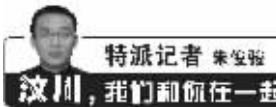
快报特派记者 朱俊骏 发自北川灾区



快送医疗点
快报特派记者
决波 摄



输液治疗 快报特派记者 决波 摄



特派记者 朱俊骏
汶川,我们和你在一起